

三彩风·文苑

约你读书

□雪影

就做一回风流雅士吧。

我用带露的掌心，捧着十分月色、半塘秋水，约你。

约你读书。

自然允许你嘲笑我。允许你嘲笑我万丈红尘中不醉死，也不梦生；嘲笑我在灯红酒绿之外，修竹幽篁深处，假以闲石为案，烹之以山泉，调之以空谷回声，偕之以百鸟和鸣，约你。

约你读书。

允许你挣脱。挣脱一种借口，也挣脱世俗。放下傲慢，放下卑微，放下柴米油盐，放下浮名，放下蝇头小利，甚至放下儿女情长……赴约。

简简单单而来，别忘了捎着好心情。你不是在心里燃着一团火吗？好吧，你就捎着这团火来，尽情地燃烧自己，也让我燃烧，烧尽腐朽和污浊……

自在在而来，别忘了捎着好心情。你不是在心里蓄着渴望吗？好吧，就捎着这透明如水晶的渴望来。我让春风梳柳，让细雨润花，给山道边的蒲公英搽上胭脂……

知道你早就上路了，怀里揣着一把量天的尺，所以，我才约你，约你读书。

约你一同在河之洲，听关关雎鸠，采参差荇菜，看接天的莲叶、岸边的浮萍。惊起的鸥鹭，飞不过苍苍茫茫的蒹葭。弹拨昭君的琵琶、伯牙的焦尾琴，我是高山流水，你是胡笳十八拍，我和你真如绝响于天地的《广陵散》……

所以约你，就约你读书。

约你读书，不需要理由。

约你读书。约你一起看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，约你欣赏旷古的宁静，约你走进大秦、大唐和大宋……把三千锦绣江山揉碎，写成灿烂的文字；约你剪裁昆仑，舒展一泻千里的长江，口吐莲花，舞动若电的干将、莫邪……

约你读书。

约你以尼罗河畔的风情，以帕特农神庙的苍凉，以爱斯基摩人不染纤尘的冰屋，也约你以澜沧江边的蝴蝶，挂着图腾的吊脚楼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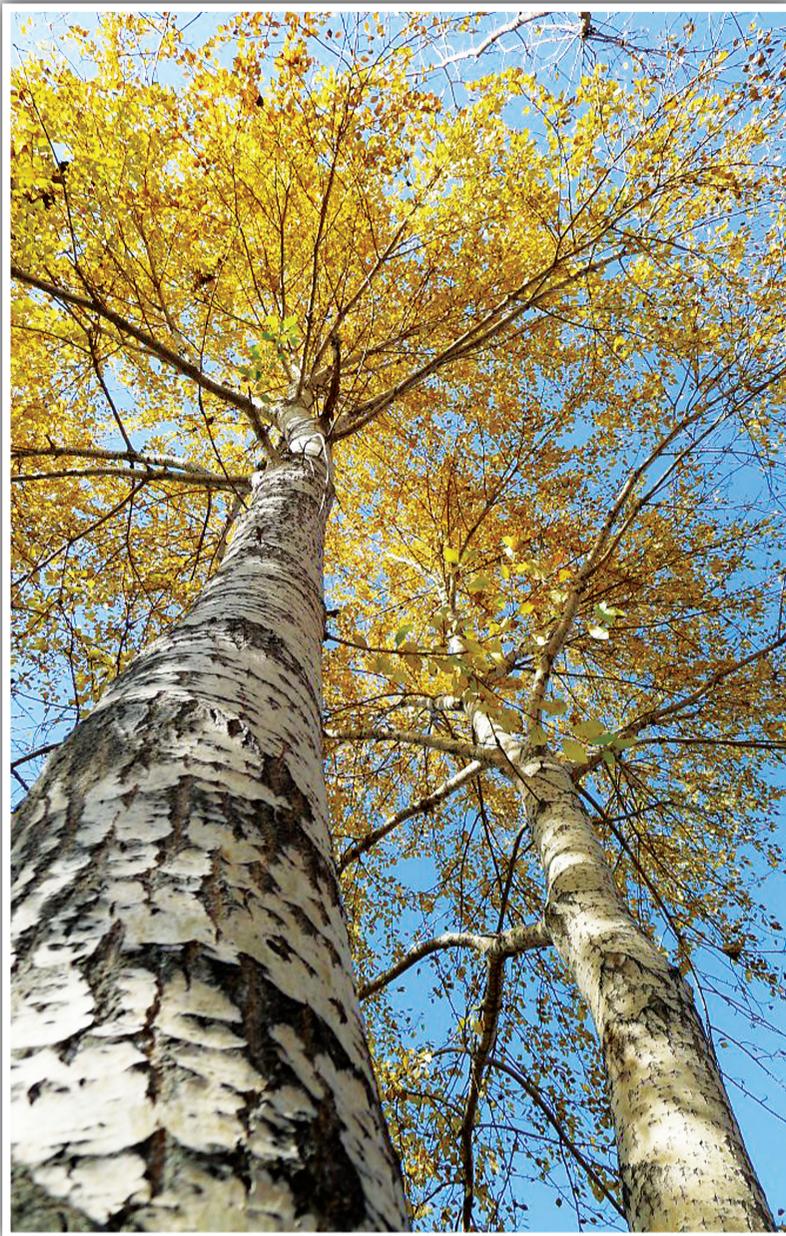
约你读书。

不想沾染一点儿烟火色，不花费一分钱，不带任何铜臭味。约你读书，是我的荣幸。

约你读书，旧我变成新我。

约你读书，十分月色，照亮一片天地；半塘秋水，荡漾满池涟漪……

一辈子，就约你读书。



郝霞客 摄

秋风

□李群娟

秋风摇撼着窗外的树。高数丈的白杨在摇摆，抵挡着每一股强大气流的袭击。不知那携季节使命前来的罡风，是像一股透明的气流战队呢，还是西伯利亚南下的过路兵马，在顺路厮杀。满树的树叶依然深绿，却难掩倦意，失去了夏天闪闪发光的蜡样青春。叶片抱紧枝头，抖动翻卷，不敢懈怠，场面苍凉。

风止的那一刻，风是风，树是树。它们各自休整，满怀心事，沉默警惕。作战的时候，它们则搂抱在一起，彼此纠缠，难舍难分，像性命相搏时的殊死对打。无论是树还是风，它们是对手也是朋友，因对方的存在而奏响生命的乐章。窗外闯进来的风带着凛冽的霜意，像细细的砂纸蹭过面颊与手背。我清楚，它不仅猛烈，还夹杂着暗器，比如看不见的霜粒，在空中像飞着的冰凉的子弹。气温渐渐降低，于是，每一次进攻，都有一些意志薄弱的树叶难以抵挡，叹息着落到大地上。

初落地的树叶，颜色无论苍绿、金黄还是紫褐，无论完整还是残破，尚柔软着。它们在地上休憩、颤抖，每一分钟都在失去体内的水分，干枯发皱，变轻、变薄、变硬，寒风一吹就不断翻滚，发出像骨头摩擦时发出的声音。

一树树的白杨树曾在春风、春雨中欢动萌生，它们长成心的形状，每一片的边缘都装饰着锯齿形的花边。它们使一棵白杨长成羽毛丰满的大鸟或鳞片美丽的大鱼。在与秋风的撕扯中，叶子们集体发出沙沙的呐喊声，急雨般一阵一阵地反抗。

大股秋风过后，是秋雨的造访。细丝般的雨仿若柳叶飞刀，除了击落那些与罡风作战疲惫至极者，雨滴还腐蚀着每一片树叶，让它们迅速憔悴，让叶柄酸软、萎缩。树下，清洁工的大扫帚从早到晚挥动着，等满树的叶子被风雨尽数剥落，又被行人踩踏，与废物、灰尘一起被扫走，被廓清的天空重新变得高远。失去叶片的树木，露出根根金属般的瘦骨，灰色的枝条，在空中延展成优美、流畅的弧线。

在春天里不断长出的欲望，在冬天来临前被树叶舍去了，得到的是安静与本心。站在窗前，我看到干净的枝头，有一个漂亮的喜鹊窝和一树阳光。

思乡菜

□伊人水乡

离开家乡很久，我突然想家了。

想家，就想起近日有媒体评出的国人思乡菜：涮羊肉、桂林米粉、麻辣小龙虾、北京烤鸭……触发我思乡情的，不是这些，而是一道自制小菜——麻辣鸡丝。

记忆中最早吃这道菜，是我上初一的时候。我所在的学校离二姨家不远，每到周末，二姨都会喊我去她家吃饭。学校的伙食不好，二姨总是利用周末变着花样给我改善生活，蒸包子、烙油饼、炖鸡……唇齿留香的回味能滋养我整整一周。

二姨家养了一些红玉鸡，几个月下来，被我吃掉了好几只。又一个周末，到二姨家后，我见她又盯着为数不多的几只鸡打主意，就说：“二姨，我已经吃过好几回了，不想吃了。”

二姨想了想，一拍手：“现在家里也没啥吃的，再吃一回。这次咱换一种吃法。”

二姨杀鸡、煮肉，一阵忙碌，白白的鸡肉被撕成一条一条，齐齐整整地码在盘子里，配上红红的萝卜丝、绿绿的黄瓜丝，淋上由花椒和辣椒炸制的红油，再加上其他佐料细心拌匀。二姨把这盘菜端上桌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说：“你尝尝，看和以前做的鸡肉有啥区别。”

表弟、表妹流着哈喇子围在我身边，眼巴巴地看着鸡肉，二姨厉声喝退他们：“让姐姐先吃。”

趁二姨去厨房，我赶紧招呼表弟、表妹：“快点儿吃！不然让二姨看见，你们就吃不上了。”

表弟、表妹一阵狼吞虎咽后，二姨从厨房里出来，我从容地拿起筷子，细细吃，慢慢品，鸡丝筋道，不油腻，麻辣适中，非常爽口。

二姨见盘子里的鸡肉被吃下去很多，十分高兴，特意抱出她的宝贝坛子给我看：“还剩一些鸡肉，我用盐腌起来，下周还能再吃一顿。”

“留给表弟、表妹吃吧。”我再三央求。

“他们在家吃得好着呢，你不用管他们。”二姨再次不容置疑地回应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爱上了这道美味。后来，到外地求学、工作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然而，每逢回家，麻辣鸡丝都是必不可少的菜。家人围成一圈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或弟弟，慢慢吃着鸡肉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话着家常，恍惚中，我又回到了少女时代，又看到二姨第一次给我做麻辣鸡丝的情景。

前几天，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二姨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体还好，精神着呢。

我想，我该回去看看二姨了。